

、咖哩雞、燴鯧魚、酸菜魷魚捲的味道。東西的零亂，氣氛的熱烈，使房屋驟然地縮小。

突然燈光一暗，原來餘興節目開始了。

燈光再亮時，T已抱著一隻吉他，唱著「流浪的破皮箱」，這是他的招牌歌，閉上眼睛時，彷彿看到他提著一隻破皮箱，蹣跚獨行於路上，黑夜中的路燈把他的影子照得好長好長。

A最有模倣天分了，尤其是模倣教授上課的神態，當初以為她不肯表演的，忽然發覺笑聲從四面八方湧過來，她已開始了，模倣B教授走路的樣子，維妙維肖，大夥兒都拍案叫絕，看她秀氣的臉龐，真猜不透她有這麼多鬼點子。

W和S表演了「戲鳳」，W頭髮短短的，自然鬢曲著，帥氣得像個小男生，胖嘟嘟的臉蛋，令人禁不住的想把玩在手上。S的心地最好了，歌聲帶有一種甜美，以及被寵壞了的小女孩的憨頑氣味。

C有一副恰如她的面貌一樣柔美晶瑩的嗓子，當她唱著「耶穌恩友」，白皙的臉蛋籠罩著柔和，宛如人間的天使。

我靜靜的看著這一切，想著他(她)們每人的心中都有一個不同樣貌的「天國」——一個編織著理想的夢境，憧憬著未來，神往於美好，多麼安靜和美麗的「天國」啊！

但是，成長得最起勁也是最快樂時，又要開始負起重任了，生命，本就是一種使命。因此我羨慕那些對生命熱愛的人，即使是近乎瘋狂的，因為他們知道怎樣在日出、日暮，花開又花謝中把生命編織得更絢爛。

想到此，看到每人的臉上浮現著熱誠和幹勁，心裏感到又快活又難過，歡樂的日子總是朦朧而輕快，總是那麼朦朧輕快……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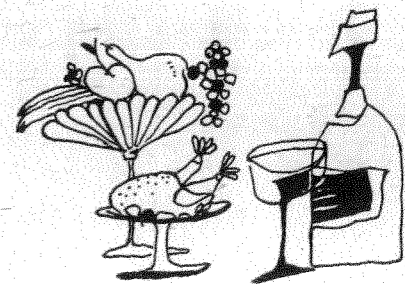
課堂上，下課後，我們打成一片。烏山頭畔，水餃香中，我們歡笑在一塊兒，這一切的一切，只因為我們擁有一顆赤誠的心啊！

S坐在旁邊，輕輕地問我在想什麼？我然一笑說：「我想今晚這一切美麗而真確的情景，它們將會被記載在那裏呢？它們或許將變得虛渺無憑？」

真的，這一切美麗而真確的事實，它們將會被記載在那裏呢？它們會被遺忘嗎？

醉與古人遊

·小 霖·



願我們這群思古的慕名者，能與您共享一杓陳年的老酒……。

君不見黃河之水天上來，奔流到海不復回。君不見高堂明鏡悲白髮，朝如青絲暮成雪。人生得意須盡歡，莫使金樽空對月。天生我才必有用，千金散盡還復來。烹羊宰牛且為樂，會須一飲三百杯。岑夫子、丹邱生、將進酒、君莫停。與君歌一曲，請君為我傾耳聽。鐘鼓饌玉不足貴，但願長醉不用醒。古來聖賢名寂寞，唯有飲者留其名。陳王昔時宴平樂，斗酒十千恣歡譁。主人何謂言小錢？徑須沽取對君酌。五花馬、千金裘、呼兒將出換美酒，與爾同消萬古愁。

——李白 將進酒

酒，相傳為黃帝時杜康所作，而夏禹時亦有位叫儀狄者善製美酒。有傳文可見：「儀狄為酒，禹飲而甘之，遂疏儀狄而絕嗜酒，所以流涕之行也。」我喜歡喝酒，可是我酒量不大，每飲必醉，每醉必吐，在狂瀾的痛苦中懊惱，下回絕對滴酒不沾，但我還是喜歡喝酒。

一個人找不到朋友、固然寂寞，找不到自己，更是孤單。酒，它可幫助你找回自己。在歐陽修的醉翁亭記中說的極到好處。「醉翁之意不在酒，在乎山水之間也。」我說現代人不會喝酒，不懂得喝酒，該不為過。論及酒德！在大宴，小酌，獨飲中，再也品味不出是盛事，是雅事，是韻事。沒有古文士的「我醉君自去。」的感情風度。更沒有魯智深醉打山門，武松酒殺景陽虎的武人氣派。看到的是一般借酒裝瘋的意氣喪德敗行。這不是飲酒的最高境界。

勸君今夜須沈醉，樽前莫話明朝事。珍重主人心，酒深情亦深。
須愁春漏短，莫訴金杯滿。遇酒且呵呵，人生能幾何？

「對酒當歌，人生幾何？」一代豪傑曹公操的短歌行，話盡了多少世事。自幼，我們接受教育，學習了解世故與人情，讓理智來壓抑情感，處處強調世故與人情，來壓抑自我與個性。在「禮」字下，一切應對進退皆要中節，思想言行也都須合一定規範。最好能喜怒不形於色的含蓄與文雅。在人際關係下，它雖可使你不致言語不慎而得罪了人，也使你不至因行為不檢而干犯了法紀，它是

此
世
上
都
而
理
物
世
較
因

安全的保障。但它約束並抑制了感情，多理智而少感情，使人生變成了哀樂不形的一場虛偽造作。感情豐富的古人們受不了這些，借酒！吐出了感情的性靈。借酒！從禮教中解脫出來，在感性中自由的奔放，何等可羨！

……昨夜松邊醉倒，悶松：「我醉何如？」只疑松動要來扶，以手推之曰「去」！

現代人已經太聰明了，他們需要一種真正能夠說服他們的東西，需要一種通得過理智分析的誠服。換句話說，儘管他們需要心靈上的歸依，但這歸依是在宗教外，還必須另有屬於哲學的一份。回過頭來，在歷代中國知識份子的生活歸依中去體味，是現代人，科學者經過五四後所不值一顧的？！

今人不見古時月，今月曾經照古人。
古人今人如流水，共看明月皆如此。
唯願當歌對酒時，月光常照金樽裡。

——李白 把酒問月

自古求聞達，求建樹，乃是人性自然的要求，但力有所未逮，或環境不允許，甚到老來，醒悟絢爛的階段已過，則隨時皆可馳向自然。顯明的走向自然的可靠途徑，就是把酒而歌，且痴且醉，這不是不敢面對現實，而是正可借此豁達開朗的心境，寄情山水，享受林泉之樂，在「門外山，湖上酒，林下叟。」中重新找回自己的本真。對生命做另一番更有深度的肯定。在步履的飄逸中，並不反對別人再去積極用世；也不嘲罵別人為名利奔忙。頂多用同情與諒解的態度，微笑旁觀而矣！試問今人可曾如此？

長醉後方何礙，不醉時有甚思？
糟醃兩個功名，醕淹千克與己事，麴埋萬丈虹霓志。
不達時皆笑屈原非，但知音盡說陶潛是。

——白樸 寄生草

「明月幾時有？把酒問青天。不知天上宮闕，今夕是何年？」在現實生活的熱戰中，想要悠閑安適的活著的確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擁擠的人潮在向你爭奪，價值觀念向你催逼。不覺中投身於擾攘的人間。明月、宮闕，已成可待追憶。在競爭的跑道上，一旦體力不支，不能制勝，多少人跳樓，切腹，服毒，或憤世嫉俗，再而作些變態，刻薄的偏激哲學。反觀舊時古人事業不如意時，一杯酒

、兩三言：「……世態人情經歷多，閑將往事思量過。賢的是他，愚的是我，爭什麼！」醉了且歌且舞。「醉臥沙場君莫笑，古來征戰幾人回。」的酒脫。人生何似！所來何由，不妨向美酒中去尋覓。

……班荆坐松下，數斟已復醉，父老雜亂言，觴酌失行次，
不覺知有我，安知物為貴，悠悠迷所留，酒中有深味。

陶潛 飲酒

曾有一位在實驗室裡思考的科學家，突然碰到生命「捉摸不定」的本質正在進行。科學家拼命的敲門，沒有得到回音，這時正是他急欲發現生命秘密的時刻。而生命之門却完全關閉起來。他搜索物質，竟在電子中失去了它。他探索生命，又在原形質中失去了它。他追尋意識，却又在腦波中失去它。然而當他面對數學方程式，一切又都顯得那麼清楚明白。由於需要，物理學家必須謹慎地控制自己去觀察形態，物質和活動現象，他服從數學計算，忠於研究主題。然而有關生命、心靈、意識等數學所無法解決的問題，最後留給了宗教去處理。然他忽略了古人產生生命的原始激素——酒。

花間一壺酒，獨酌無相親，舉杯邀明月，對影成三人。
月既不解飲，影徒隨我身。
暫伴月將影，行樂須及春，我歌月徘徊，我舞影零亂。
醒時同交歡，醉後各分散。
永結無情遊，相期邈雲漢。

——李白 月下獨酌

此時，拋開數據，步出實驗室，解去束縛已久的傳統，讓我們盡情的漫步。攜一壺佳釀，無知己也罷！在清醇的液面，尋回生命的影子。也許是短暫的滿足，但至少我們能感覺出歷來一些生命的泉源。

